

王重民求救“惹事”，胡适耽误了思想史

■程巢父

1942年9月8日，国民政府行政院国务会议决议：准驻美大使胡适辞职，以魏道明继任。胡适从抗战初期赴美，直至大使卸任，前后将近五年，他的使命终于达到。9月18日，他离开华盛顿，移住纽约。胡颂平后来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记载：

他一方面仍留心世局的演变，一方面做他研究的工作，他希望能有二十年的岁月得专心于思想史的研究。

这时，他正当五十二岁的盛年，是学者一生的黄金时期。

10月，他用英文撰写了《中国思想史纲要》一文，载当月出版的《亚细亚杂志》第四十二卷第十期；冷观的中译稿载翌年2月16日重庆出版的《读者通讯》半月刊六十期。

同年11月29日，胡适回复王重民（当时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工作）的信：

有三兄：

昨函谅悉，顷又想起两件事：

1. 我现在开始写汉代思想，必须常备的书，我都没有。所以我想向国会图书馆借下列各书：

(1)《全两汉文》(严可均)

(2)《全三国文》(严可均)

(3)潮州郑氏刻的《龙溪精舍丛书》全部

(4) 如有巾箱本的《汉魏丛书》，亦想借一部。

2. 我想在短时期中重读《道藏》一遍，预备把我的《道教史》写出来，先做长编，次摘要做我的《思想史》的一部分。最可惜的是去年我不曾托你代我买一部《道藏》来。《道藏》，哈佛、哥大均有，国会也有，我预备先在哥大借读。如兄见有近代学者读《道藏》或研究《道藏》的文字(例如《聚德堂丛书》的《长春道教源流[考]》)，乞便中代为记出一个目录，以便检阅。

这是他在驻美大使卸任以后，除继续关心抗战形势和世界局势之外，最轻松、最闲暇，精神最集中，精力最旺盛，订了大计划，雄心勃勃地要完成他的《中国思想史》的预备时期。

2月16日，他又致信王重民：……但《聚德堂丛书》内有陈教友之《长春道教源流考》可算是很好的一部书。

这是因为长春道教起源于近世，史料比较容易收集，又因为当金元间大变乱之时，蒙古人虽残暴惨酷，而颇尊礼道士，故士大夫阶级(尤其是遗老遗民)颇得其庇护，故教门碑版文字颇有大手笔的文章，容易保存。

……

国会图书馆若有石印本的《皇清经解》，如能借一部供随时翻检，那就是最感激的了(《续经解》似无石印本?馆中如有便于携带的浙局刻《二十二子》，我也想借一部，因为弄古代和中古，子书似乎少不了，正和经书一样。)

《黄氏逸书考》已在哥大借得一部，现拟细读其中《纬书》钩沉，

与《玉函山房》对勘，用平心静气研究这一大组史料，做一篇平允的估价。

周予同兄的《经学史》与《经今古文学》，如馆中有可借之本，也望借观。

这几个月，重读《两汉书》，用王氏补注作底子，颇有所得。这个月想开始写定我的《中国思想史》的第一期(两汉、三国)了。

……

你若知道华府有中国朋友带有中国旧书而愿意出让出卖，无论大部小部，我都愿意考虑收买。版本不必考究，(如《四部备要》，或商务的《国学基本丛书》一类的零种，或全部，我都愿意收买。若有《四部丛刊》零种，更好了。)价钱也不妨稍高，因为我总觉得用公家的书不好随笔标记、校勘，或注释，总感觉甚不方便。(我常想，若没有前年你代我买来的那些中国书，岂不真成了没有棒弄的猢猻了吗?)我们自己能用书的人，本子稍“摩登”或稍“麻沙”，都不妨事，不至于大上当。此事乞老兄与吴、傅、房诸兄代我留意。

馆中若有苏舆的《春秋繁露》，也望借用。

同年3月30日，致王重民信又说到聚书借书之事：

近日向旧金山的服务公司(Service Supply Co.)买了一批存书，有《百子全书》，有《群书拾补》(居然是蜚英馆石印卢刻原本)，有《宋元学案》，有《明儒学案》，有欧、三苏、韩、王荆公、王阳明、陆象山的全集，其中欧集竟是百五十三卷本；又买得中华的《辞海》，此是我的买书计划的一部分成功。

馆中如有下列各书，乞邮寄或托便人带下借我：

沈钦韩：《汉书疏证》三十六卷
《后汉书疏证》三十卷

惠栋：《后汉书补注》二十四卷

4月5日早晨，他收到王重民从华盛顿寄来的书，当即复信道谢，又说：

我为将来计算，颇想收集宋元明清思想史料书，如宋学之《二程全书》《朱子语类》《朱子遗训》(吕氏天盖楼刻本，后来翻本多出于此)，《朱子四书或问》《明儒学案》(最佳者为莫氏刻本)、《颜李全书》(徐世昌排印本)……一类的书。《李杜诗集》等书，虽有佳本，只好“目不斜视”了！(钱大昕、赵翼、王夫之、黄宗羲一类的集子有关思想史，当然视为例外。)

4月8日夜，他又在信中告诉王重民：

今有一件大喜事可以报告馆中诸友。我上周写信给赵元任兄，说Cambridge(程案：坎布里奇，哈佛大学所在地)一地有三部《四部丛刊》，未免太多了。我想出一千元美金，买他自己的一部道林纸的《四部丛刊》，其中关于语音学的书，如《说文》《方言》等，他仍可留下自用。他今天来信说，他愿意把全书让给我。《方言》等书，他另有别种本子，亦不必留下。

我有了这部大丛书，我的书问题可以解决大半部分了！以后所要的书，只是《道藏》《释藏》、宋元理学书、明清思想家书为大宗了。这真是一大幸事，所以我要你们几位好朋友知道！

1943年自春徂秋，胡王之间的书信往来频且密，有时竟至一天一封！都是关于借书、寄书及《两汉》学术校勘考证的文字，亦有数千字的长信长文。王重民在11月5日的一封信，导致了胡适后二十年学术方向的完全改变：

适之先生道鉴：

上周遇到一部校本《水经注》，斐云说是蒋光煦临写赵琦美、何义门、孙潜夫三家的校本。因为校《水经》的赵戴、全赵两公案，百年以来，犹在讨论，所以把旧说检阅一次，看和此校本有无关系。初拟写三四百字，后来随查随写，费了七八天的时间，竟写了五六千字。这是编善本以来，第一篇费气力的提要。唯格于旧作成例，没有用新方式去写作，所以未能十分清晰。将来再加修改，拟题为《跋赵一清校本〈水经注〉兼论赵戴全赵两公案》。

昨天刚写完，今天又留一副

稿，邮上，敬请教诲！

……

后学 王重民敬上
十一月五日

胡适自大使卸任仅仅一年，就基本上完成了文献蒐集的“备料”繁杂工作，已然进入了撰写思想史的最利时期和最佳状态；这封信一来，竟意想不到地将他导向《水经注》疑案连绵不绝的校勘、考证、审判的长流之中——这有如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黄河改道”！自此以后，他就在美国各大学图书馆搜求《水经注》的各种版本和各家手稿题跋，经过精细审读，写成笔记。直到1946年6月初从美国动身回国，这件事还在孜孜矻矻地进行。6月24日，他在太平洋船上改写1944年的旧稿《〈全氏七校水经注〉辨伪》一文。30日，写了《后记》。7月5日，船到上海。后来胡适回忆说：

我为了这个(《水经注》)问题，在外国把所有的材料都翻了，但找到的材料很少。三十五年(1946——程按)回国，想在国人大登广告找材料，所以船到中国，还没有进口，新闻记者乘海关汽艇到了船上问我：“胡先生有什么

话说？”我就告诉他们：“这几年干《水经注》这个案子。”我说这个话的目的，是请他们代我登广告。不错，第二天各报都把我的话登出来了。大家便知道胡适之弄《水经注》。所以一到上海，一个朋友把他看到的《水经注》告诉我，那个朋友也把他收藏的《水经注》给我看，问我：“你看过这个本子没有？”很短的时间，全上海收藏的《水经注》，我都看到了。到了北平，也是这样，于是各地的《水经注》都跑到我这里来了……(1952年12月19日在台大文学院讲《水经注考》的记录。)

到了1950年3月14日夜，胡适在王重民的原信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重民此信与此文写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程按)十一月，寄到后，我写了长信答他，表示此案并不是“已成定谳”。后来我费了五六年工夫来重审此案，都是重民惹出来的！

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民国三十二年11月5日条下记载：

先生从今年起开始审查这个一百多年来控诉戴东原偷窃赵东潜《水经注》校本的一桩大案子，费了五六年工夫，用千百个证据来把这个诬告的大案子昭雪了，使全祖望、戴东原、赵东潜都得着一个公平的估价。以后继续审查此案，差不多花了十八九年时间。

我看风景 风景看我

■丁帆

风景会说话吗？

你看风景，风景会看你吗？

其实风景应该是有两种属性的：一种是它的自然属性，另一种就是它的社会属性。前者似乎是客观的，其中也隐藏着不为人所觉察的主观，而后者则是纯主观的，但是其中却有各种各样观景的视角。

风景的自然属性也是有着两种形态的：其一是客观的、不加任何人工修饰的、原生态的自然风貌，这就是如今活在后现代文明生活环境中被“机械化”了的人，为了摆脱文化的困扰而寻觅追求的那种情景和情境。其二是人类为了攫取、剥夺、利用大自然而对其进行的改造、破坏或美化过的风景。当一个旅游者的目光分不清这两种形态之美丑的根本区别时，也就是人类对他们掠夺自然的行为已然失去了歉疚感，在麻木，甚至理所当然的欣赏风景的快感中获得大自然给予的“馈赠”。大自然风景之痛，人类能够倾听得到吗？即使能够听到她的哭泣，你会触摸到她的痛感吗？你会“像山那样思考吗”？诸如张家界、九寨沟那样原来是无人惊扰的自然生态风光，现如今已然成为被亿万人视觉肆虐过了的处女地，人类不是以她为邻为情侣，而是将她作为侵害取乐的对象，而非像两百多年前的梭罗那样把瓦尔登湖当作自己的情人那样去呵护。

当然，另一种声音就会强烈地抗议：难道大自然的美景不就是为人类服务的吗？我虽然不是一个纯粹的生态主义者，但是，我反对那种无节制地糟蹋自然资源与风景的人类卑鄙行径，我们要倾听自然的哭泣，擦拭山湖的泪珠，抚慰她们的心灵创伤。这也许就是一个人类与自然无法解决的悖论，但是不知道这个悖论的存在，或者处于麻木的状态，无疑就是人类的悲哀，因为我们的耳朵已经听不到上苍的哭泣和呐喊声了。

风景的社会属性同样是有着多种多样的形态。同样的景物，在不同的人群之中，她会呈现出不同的感觉，这种差别之大，或许是与各人的审美欣赏习惯有关，或许就是与各人的世界观和生存观休戚相关。我看作优美的风景，你看出的则是丑陋，他看出的却又是一个可利用的物体。殊不知，看风景是要怀有一颗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的，离开这个原则，你就没有资格去欣赏自然赐予你的美景。你对自然美景的占有应该只是精神层面和哲学层面的，而非物理性的践踏与侵害。

另外，同样的风景，在一个人处于不同的时空环境中的时候，他对自然风景的理解往往会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心境，这种主观因素的介入性，是取决于人在七情六欲中的变化，同时也往往取决于一个人的审美境界的提升，这就是“看山是山，看山不是山，看山还是山”的道理。当然，欣赏风景也并非完全是具有阶级性的，我在《人间风景》这本小书(译林出版社出版)开篇文章《风景：人与艺术的战争》中已经表述得很清楚了，这里不再赘叙。

“我看风景，风景看我”，亦如“我注六经，六经注我”。在每一个人与大自然的对话生涯中都有着各个时期不同的理论解释，它是伴随着人的成长和人性成长而变化的，它既是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却又不局限于以人的意志而转移，其原因就是大自然的美景也在人类的屠戮和不可抗拒的天体灾害中发生着变化，有些变化甚至是毁灭性的。

《人间风景》记载着的是我对自然风景的赏析，除了《风景：人与艺术的战争》为半学术随笔外，其它均属于散文随笔的文体罢了，虽然有些早期的文章还十分浅薄，但是，它真实地记录下了我对风景人间和人间风景的观念历史，如今不揣谫陋、妄提拙见，尚须方家不吝赐教，以及读者诸君予以指谬。